

上册

# 恰似寒光 遇骄阳

周周有妖 著

QIASI  
HANGUANG  
YU

JIAOYANG



当所有的真相被残忍地揭开，  
我的爱、我的信任崩塌粉碎，  
才发现，原来真正爱着我的人是你。

恰似寒光  
遇骄阳

囧囧有妖  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恰似寒光遇骄阳 / 囤囤有妖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9.2

ISBN 978-7-5552-7531-2

I. ①恰… II. ①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77138号

书 名 恰似寒光遇骄阳  
著 者 囤囤有妖  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 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  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  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  
责任编辑 郭东明  
责任校对 耿道川  
特约编辑 崔 悅 吴梦婷  
封面设计 千 千  
照 排 李红艳  
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 
出版日期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  
印 张 18  
字 数 360千  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7531-2  
定 价 55.00元(全二册)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  
建议陈列类别：畅销·现代言情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上 册



第一章 醒来	001
第二章 改变	057
第三章 追求	103
第四章 论坛	164
第五章 撇清	186

C O N T E N T S

## 目 录

下册



第六章 情敌	269
第七章 补习	343
第八章 诬陷	391
第九章 洛辰	448
第十章 寿宴	519

## 第一章 醒来

叶绾绾睁开眼睛，对上了一双令她恐惧到连灵魂都在颤抖的眸子。

“啊——”

女孩苍白的手指陡然将身下的被子绞紧。

身上撕裂的痛苦，她竟然又仿佛重新经历了一次。

难道这里是地狱吗？

为什么她记得自己已经死了，却又回到了这里，回到了这个男人身边？

她的脑海被男人炙热的温度蒸腾得一片混乱，她出于本能地抵抗着：

“别碰我！”

男人动作一顿，随即如同被碰触了逆鳞，嗜血的面容瞬间阴云密布，冰冷的薄唇带着毁灭性的狠厉撕咬下来，如同要将她的骨血一起吃入腹。

叶绾绾瞬间痛得无法思考任何事情，只能无意识地喃喃着：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是我……司夜寒……为什么一定要是我……”

“因为，只有你。”

耳边传来男人低沉喑哑的声音，如同一道枷锁，连她的灵魂也一起禁锢。

听着男人似曾相识的回答，叶绾绾彻底陷入昏迷。

叶绾绾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窗外已经从黑夜变成白天。

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沁人的花香，清晨温暖的阳光自窗棂洒落进来，令人心情不自觉地放松下来。

然而，下一秒，叶绾绾陡然绷紧了神经。

强大的压迫感随着男人的醒来在整个空间内蔓延。

腰间的手臂陡然收紧，她如同一个抱枕，被男人搂在怀里。

“还逃吗？”耳边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

出于求生的本能，叶绾绾下意识地用力点了点头。

也不知道男人相信没有，目光在她面上停留了一瞬，旋即垂眸，一点点亲吻她的唇、下巴、脖子……

叶绾绾如同被咬住脖子的小鹿，一动不敢动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男人终于将她松开。

下一秒，叶绾绾眼底撞入了一幅无比旖旎的画面。

男人半裸着身体走下床，逆光勾勒出了他修长的身形和劲瘦的腰身。

这样的景色只有一瞬，男人很快便拾起床边的衣服，修长的手指一丝不苟地将衬衫扣子系到了领口第一颗。

明明他不久前还凶狠得如同野兽，此刻俊美如斯的脸上，却冷冰冰的不带一丝人间烟火。

直到关门的声音响起，叶绾绾绷得快要断掉的神经才总算是放松下来。

她缓缓打量着四周的陈设，以及对面梳妆台镜子里熟悉又陌生的自己——

镜子里的女孩唇上的黑色唇膏被啃噬得只剩下些许残余的暗色，脸上的烟熏妆已经完全被眼泪和汗水晕染，布满青紫和吻痕的身体上，是大片血腥恐怖的文身。

为了躲避司夜寒，她曾故意将自己弄成这副丑陋恶心的模样。

她竟然……

刹那间，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几乎令她窒息。

她竟然回到了因为逃跑而被盛怒下的司夜寒强占的那一晚！

为什么……过去的七年难道是梦吗？为什么要让她回到七年前？

即使是死，她也不想再回到这里，回到这个男人身边。

因为他，她失去了爱人，失去了亲人，失去了尊严，整个人生被毁！

这一切，难道她还要重新经历一遍？

不，既然老天给了她重来一次的机会，她一定要改变这一切！

可是，她要怎么改变？

司夜寒捏死她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，他想要的东西，绝对没有得不到的。

叶绾绾深吸一口气，逼退身体里对那个男人刻入骨髓的恐惧。

她一定会有办法的！

至少她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愚蠢冲动任人摆布的无知少女。

“天哪！绾绾……”这时，她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激动的惊呼。

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，叶绾绾顿时脊背一僵，冰冷的目光径直朝着门口看去。

随即，她便看到了那张她死也不会忘记的脸，那张楚楚动人让人毫不设防的脸。

她以前最好的闺密——沈梦琪！

“绾绾，司少怎么可以这么对你！”沈梦琪冲过来，一把抓住她的手，目光震惊地落在凌乱的床褥和她满是青紫痕迹的身体上。

叶绾绾静静地看着对面看似满脸关心的女孩，这一次，她没有错过对方眸底那一闪而逝的嫉恨和幸灾乐祸。

“绾绾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！绾绾你别吓我啊！”沈梦琪见她眼神诡异，当她是受了刺激，焦急不已地问道。

叶绾绾不动声色地收回自己的手，摇头道：“没事。”

当年她之所以被司夜寒折磨得这么惨，沈梦琪可是功不可没。

因为她最落魄的时候，沈梦琪始终对她不离不弃，还陪着她一起留级，她一直以为沈梦琪是真心待她的，甚至一度认为沈梦琪会是自己未来的嫂子，却不知，沈梦琪留在自己身边的真实目的竟是司夜寒。

她把沈梦琪当成最信任的朋友，自己和司夜寒之间的种种不堪，她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唯独告诉了沈梦琪。

可是，沈梦琪表面上是在帮她，实际上是在利用她接近司夜寒，并且处处挑拨她和司夜寒之间的关系，让她每次都被盛怒之下的司夜寒折磨得生不如死。

而她不仅丝毫没发现，还因为沈梦琪为自己“出谋划策”而感恩戴德。

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叶绾绾不由得苦笑。

其实沈梦琪替她出的这个“扮丑”的主意，她倒是认同的。

不管别人怎么看她，只要能够让司夜寒厌恶她就好。

可是，她怎么也没料到，连她这副鬼样子，司夜寒竟然都下得去口。

“都这样了怎么会没事！绾绾，你别担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！”沈梦琪一副情深义重的模样。

叶绾绾心中泛起一抹冷笑，呵，果然来了。

以前沈梦琪也是这般，仗义地提出要帮她逃离司夜寒，还特意去找了顾越泽帮忙。

最后的结果是，沈梦琪早就私下里把她卖了，把她要跟顾越泽“私奔”的消息告诉了司夜寒。

这件事情彻底激化了她跟司夜寒之间的矛盾，从此司夜寒的性情更加暴躁难测，对她的占有欲也更可怕……

以她现在的能力，跟司夜寒硬碰硬无异于找死。

偏偏以前她倔得九头牛都拉不回来，对沈梦琪的话又深信不疑，一次又一次地撞得头破血流。

叶家大仇未报，爸爸妈妈还在等着她回家，她还要把哥哥从歧途上拉回来，她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。

她需要稳住司夜寒，绝对不可以再做任何可能激怒他的事情，给自己树立一个这么可怕的敌人。

“绾绾，你等我！”沈梦琪又自顾自对她说了一堆虚情假意的话，说完便迫不及待地离开了。

沈梦琪走后，叶绾绾面上无助脆弱的表情顿时化作冷冽和麻木。

一次次怂恿她作死，看来沈梦琪是不置她于死地不罢休。

那就看看……这次到底是谁死好了！

转眼已经是三天后。

这三天，叶绾绾没有去学校，大部分时间在睡觉和整理之前的记忆。

司夜寒和以前一样，整整三天没有出现，屋子里的下人一个个都是埋头做事，极少跟她说话，甚至连眼神都不敢跟她对视。

偌大的房子，如同一座坟墓。

叶绾绾换下睡衣，看了眼钟上的时间，随即下楼朝着院子里走去。

今晚月色很好，凉风习习，让这个记忆中令她无比排斥的金丝笼竟也显得没那么讨厌了。

其实，这座园子景致极佳，毕竟是司夜寒亲自设计，请了世界顶级建筑团队，在帝都位置最好的一块风水宝地，花费整整五年时间才竣工的。

只可惜，她对这座囚禁自己的牢笼别说欣赏了，只有憎恶，只想彻底把它毁了。

触目可及之处便可以看到一大片被烧毁的草木、故意全部剪断的花圃，池塘也是一片污浊……这些都是她的“杰作”。

“绾绾——”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，突兀地在夜风中响起。

叶绾绾从一片枯败的玫瑰上收回目光，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。

只见对面昏暗的光线下，男人一袭昂贵奢华的高级定制西装，面容俊逸，气度不凡。

她不得不承认，顾越泽确实有把她迷得神魂颠倒的资本。

只是，若是与司夜寒那个妖孽比，顾越泽瞬间便显得寡淡了。

顾越泽站在距离她几步的地方，看了她一眼，眉头顿时不易察觉地皱了起来。

叶绾绾自然察觉了他这一细微反应，于是垂眸看了眼自己的这身装扮。此刻她还是一副非主流重金属穿着，脸上化着吓死人的浓妆。

因为她的衣柜里根本没有正常的衣服，她才干脆直接保持了先前的形象，也算是避免自己短时间内改变太大，引起不必要的怀疑。

顾越泽目光冷冷地盯着她，俊朗的面容上满是失望：“绾绾！你怎么能如此自甘堕落，送上门去任人糟蹋！”

自甘堕落？

叶绾绾细细品味着这四个字，满心自嘲。

以前的她，整颗心都在他身上，为了守住清白，不惜把自己弄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，结果，只换来他一句“自甘堕落”。

她知道沈梦琪肯定没在顾越泽面前说她好话，可若是这个男人对自己还有丝毫情意，也不可能只相信沈梦琪的一面之词。

因为沈梦琪是她最好的朋友，经常过来陪她，所以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出这里，显然顾越泽是她暗中放进来的。

想到这里，叶绾绾正要开口，脊背陡然生出一阵凉意。

司夜寒……他此刻就在附近！

她几乎是本能地察觉到了那个男人的气息。

之前她压根不知道沈梦琪把她卖了，司夜寒就在暗中看着，严严实实地给司夜寒戴了一顶绿帽子，成为她所有噩梦的开端……

叶绾绾轻轻舒了口气，强行让自己忽略司夜寒的存在，目光淡漠地看向色厉内荏的顾越泽，轻笑一声道：“不知顾公子现在是以什么身份质问我？我的前未婚夫？还是……我的堂姐夫？”

听到叶绾绾明显带着嘲讽的反问，顾越泽脸色微沉：“绾绾，我知道你怨我，但我也是身不由己，无论如何，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我也有责任，你现在立刻跟我走，我送你离开帝都！”

之前的叶绾绾只觉得自己失了身，做了对不起顾越泽的事情，对于顾越泽那些难听的话一句都没有反驳，听到他说身不由己就完全原谅了他，得知他是来带自己离开的，更是感动不已，觉得他心里还是有自己的。

简直是蠢得可怜。

殊不知，这不过是男人的自尊心作怪而已。

她好歹曾是他顾越泽的未婚妻，现在却做了司夜寒的情人，这种事情若是传出去，让他的脸面往哪儿放？

就在顾越泽说出让自己跟他走的瞬间，叶绾绾明显觉得四周的温度冷了下来。

就在距离叶绾绾几步的暗处，男人的面容与夜色融为一体，周身戾气肆虐，如同下一秒就会将人吞噬得连骨头都不剩。

司夜寒身旁的副手许易此刻已是汗如雨下，双腿不停地打战。

自从这个叶绾绾出现在老大身边开始，他们这些手下就没一天好日子，老大一发火，他们都要跟着遭殃。

而这个女人最擅长的就是把司夜寒惹怒。

顾越泽见叶绾绾不动，神色略显不耐，直接朝着她伸出手去，要拉她走。叶绾绾灵敏地后退一步，躲开了对方的碰触。

“绾绾？”顾越泽蹙眉。

叶绾绾神色微冷：“顾越泽，我说过我要跟你走吗？”

顾越泽目光中带着怜悯：“绾绾，司夜寒这种身份的人，只是跟你玩玩而已，你何必为了报复我，这样作践你自己！”

他印象里的叶绾绾对他爱得死去活来，并且向来是对他言听计从的，所以顾越泽只当她是想要引起自己的注意。

“作践自己？”叶绾绾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，冷笑着开口道，“司夜寒比你有钱，比你有势，比你颜值高，比你身材好，就算是跟他睡一次，也强过跟你一辈子！谁给你的自信说出这种话？”

“你……”顾越泽完全没想到叶绾绾竟会说出这种话，脸色唰地沉了下来。

与此同时，暗处的某人周身那疯狂肆虐的戾气竟如同一头被顺毛的野兽，蓦然安静下来。

许易满脸劫后余生的神色，诧异不已地朝着叶绾绾的方向看去。

这位叶小姐，今天怎么这么反常？

这可完全不像她是会说出的话，她不是爱顾越泽爱得死去活来吗？应该是迫不及待地跟着顾越泽私奔才对啊！

难道她只是欲擒故纵？

顾越泽这次是真的动怒了，语气极其冷厉地警告道：“绾绾，你别跟我要小孩子脾气，司夜寒的背景深不可测，为人可是嗜杀成性，你知不知道他手上沾着多少条人命？留在这种人身边，你不要命了吗？！”

对于顾越泽言辞激烈的警告，叶绾绾只是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，下一秒，眼尾微挑地斜睨过去，幽幽道：“那又如何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

暗处的许易：“……”

牡……牡丹花！

这女人今天哪里是反常，她这是被人下降头了吧？

竟然敢把老大比喻成牡丹花！

许易小心翼翼地偷偷瞥了眼自家老大，只可惜完全看不出那双黑沉沉的眸子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。

老大这……到底是生没生气？

顾越泽看着眼前面容可憎、言语更是不堪的女孩，最后一丝耐性终于告罄：“好……好！既然你执迷不悟，以后后悔了别怪我今天没提醒你！叶绾绾，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！”

叶绾绾看着顾越泽离开的背影，神情有些愣怔。

顾越泽走了，而司夜寒……那股熟悉的气息不知何时也消失了。

这一关，算是过去了吗？

司夜寒的性子诡谲莫测，叶绾绾不敢掉以轻心，缓和了一下情绪后，反身朝着屋内走去。

她刚踏入客厅，那股熟悉的气息便无孔不入地钻进她的每一个毛孔。

“过来。”

沙发上，男人晦暗不明的目光似一张网，铺天盖地地向她张开。

叶绾绾站在原地，脚下好像生了根。

不管怎样，她对这个男人深入骨髓的恐惧完全无法改变。

但是，如果想要改变命运，她就必须克服这种恐惧。

叶绾绾掐着掌心让自己保持清醒，缓缓朝着男人走去。

她刚走到他近前，下一秒就被带坐在男人的腿上，紧跟着唇上便是一痛——

男人的薄唇带着丝丝寒意用力压下来，在她的唇上一点点辗转啃噬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……

叶绾绾一动不敢动，强迫自己不要反抗，不要激怒他。

只是她忍不住想，她今天涂的唇膏比上次还夸张，颜色跟中了毒一样，他就不嫌辣眼睛吗？亲得这么毫无心理障碍？

从十八岁认识司夜寒开始，至今整整两年的时间，她一直在用各种极端的方法掩盖自己的真实容貌，想着总有一款能恶心到他。

早知如此，她何必把自己折腾成这副人不入鬼不鬼的样子？

想到这里，叶绾绾猛然回神。

她竟然在司夜寒的怀里神游天外？

这一回神，她更震惊了，发现自己的脖子有些重，司夜寒抱抱枕一样将她搂在怀里，不知何时将脑袋搭在了她的脖子上，炙热的呼吸就喷洒在她敏感的颈窝，呼吸平稳而绵长。

睡着了……

怎么可能？！

叶绾绾不敢出声，直到等了半个小时司夜寒还没有动静，她才试探着叫了一声：“司夜寒？”

男人依旧没有丝毫反应。

竟然真的睡着了！

不远处，因为不放心而候在门口的许易看到这一幕，瞪大了眼睛，如同看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叶绾绾也很诧异。

因为她清楚地记得，司夜寒有极其严重的睡眠障碍，而他的体质有异于常人的抗药性，很多药物对他都起作用，他每次入睡都需要专业的心理医师进行催眠。

更糟糕的是，这男人的精神力异常变态不说，心理防御也极强，很难被催眠，遇到他情绪糟糕的时候，催眠更是毫无用处。

司家给他请了无数名医，都没有办法解决。

叶绾绾自然看到了许易仿佛见鬼一样的表情。

她张了张嘴想要说话，结果许易赶紧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然后又双手合十做请求状，用唇形开口道：九爷三天没睡了！

三天没睡？

难道是被她逃跑的事情气的？

这两年来，她从未放弃过逃离，这次是她距离自由最近的一次，只差一点，她就可以登上那艘去国外的邮轮……

而代价也是惨重的。

之前司夜寒虽然强制她待在他身边，却从未碰过她，三天前的那次是第一次。

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以来她都以为自己的伪装有用处。

这边许易刚松了口气，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在安静的客厅里响起，简直如同惊雷炸响。

许易吓得魂飞魄散，差点把手机都给扔了，赶紧直接按下关机键。

但是，已经迟了。

某个大魔头果然被吵醒了，缓缓睁开的眼睛空洞得没有一丝人类感情，看向他时更是如同看着一个死物，许易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已经冻结。

叶绾绾也被吓惨了！

司夜寒的起床气可怕到恐怖，要是中途被人吵醒，那简直是世界末日。

心慌意乱之下，叶绾绾下意识地伸出手，掩耳盗铃似的一把捂住了司夜寒的眼睛，然后另一只手一把将司夜寒的脑袋又按回了自己的肩膀上，同时手指轻轻地在男人柔软的发间抚摸着：“没事……睡吧……”

一秒钟过去了……

两秒钟过去了……

三秒钟过去了……

司夜寒没有任何动静。

又等了一会儿，叶绾绾小心翼翼地将捂住司夜寒眼睛的那只手拿了回来，然后便看到，男人安静地闭着双眼，重新陷入沉睡。

许易冻结的血液终于恢复流淌，整个人差点虚脱，看向叶绾绾的目光也带着一丝感激。

叶绾绾就这么保持同一个姿势一整夜。

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等她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，而她

躺在主卧的大床上，屋子里并没有司夜寒的踪影。

叶绾绾揉了揉眼睛坐起来，结果，揉了一手的眼线液和假睫毛以及亮晶晶的眼影。

哪个女孩子不爱美？可为了给顾越泽“守身如玉”，只要是司夜寒在家，她连睡觉的时候都从不敢卸妆。

如今得知这么做也没用之后，她反而有种解脱的感觉。

她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……

从十八岁如花儿一般女孩子最鲜嫩的年纪开始，她便再没有以真面目见过人，她几乎都已经快忘了自己原本的模样。

首先是身上大片大片血腥恐怖的文身。

还好当初她因为怕疼，没有听沈梦琪的话去弄那种永久性文身，她身上的这种用药水就可以洗掉。

叶绾绾找了好半天，终于从一个堆满杂物的箱子里找到药水，随后拿着药水、卸妆油、卸妆棉等工具，又带了一盒之前司夜寒随手送给她的面膜进浴室。

她先是把耳朵上的七八个耳钉和重得要命的金属耳环卸了下来，然后是脖子上狗链一样的项链，接着是卸妆，最后，将药水倒进浴缸，把身体泡了进去……

在药水的作用下，身上的文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缓缓溶解。

叶绾绾泡在热水里，在脸上敷了一片面膜，随后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。

等她醒过来的时候，浴缸里的水都已经变了颜色，一片乌黑浑浊。

而她的身体……没了文身的遮挡之后，已经完全露出本来的样子。

她做的那种暂时性文身对肌肤没有伤害，除了胸口处那块红色的月牙形胎记，她的全身上下没有丝毫瑕疵，如同一块上好的羊脂玉，温润细腻，又如月光下堆积的白雪，白皙剔透。

撕下脸上的面膜后，叶绾绾把浴缸里的污水放掉，重新清洗了一次身体。

她换上浴衣，坐在梳妆台前。

镜子里的女孩雾眉淡扫如同远黛，鼻梁高挺精致，娇嫩的双唇原本的唇色极为好看，如同三月的桃花，诱人采摘，最为惊艳的还是那双眼睛，

如同盛着一泓秋水，波光潋滟，流转间灿若星辰。

原本因长期化浓妆而干燥枯黄的皮肤在面膜的滋润下，状态恢复到极佳，与她身体上的肌肤一样细嫩。

不过叶绾绾知道，这只是暂时的，面膜和那些美容手段一样，只能使肌肤的状态保持很短的时间，尤其是那些救急型面膜，治标不治本。

她脸上的皮肤若想完全恢复，还需要好好调理。

此刻她在理发店做的夸张发型洗过后也恢复原样，如墨般半干的齐腰长发慵懒地披散在肩头。

吹干头发后，叶绾绾对着一柜子重口味的衣服，又开始犯愁。

算了，去三楼的衣帽间拿一套吧，她好不容易重来一次，何必再委屈自己。

三楼一整层都是衣帽间，里面全是司夜寒让人帮她准备的衣服、配饰、包包。

楼下餐桌前，司夜寒正慢条斯理地喝着咖啡。

男人眼睑下因为长期睡眠不足而导致的青灰色阴影淡了很多，那张本就俊美的脸今天更是如同吸饱了精气的妖孽，整个人就差直接发光了。

“啊，烫烫烫……”林缺看得发呆，不小心被一口滚烫的咖啡烫到。

司夜寒目光轻飘飘地朝着对面的好友斜睨过去，明显是看蠢货一般的表情。

偏偏林缺还觉得，这家伙就算对自己露出嘲讽的表情，依旧帅到炸裂！

林缺把手里的咖啡重重一放：“司九！老实交代！你昨晚到底干吗去了？采阴补阳了你？”

司夜寒似乎心情不错，面对林缺的聒噪也没有翻脸。

林缺深深地看着自家兄弟这张帅到爆的脸，一副暴殄天物、痛心疾首的表情：“九哥啊，你说以你的身份、地位、相貌、身材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何苦这么自甘堕落？”

叶绾绾刚换好衣服从楼上走下来，就听到了林缺的这番话。

为什么林缺这话听起来如此耳熟？

“要说你一时新奇想玩点重口味的那也就算了，偏偏你还不是玩玩，